



2024年6月15日，大运河边的戏曲表演吸引游人。

齐鲁京津

当大运河跃出江苏骆马湖水域后，就开始转入山东地界。泰山、黄河、孔子，山东分布着华夏五千年的文明的标志。刚走出江苏的柔美，运河文化到此为之一变。不再闻江南才子的吟风弄月，只见山东大汉的铁骨铮铮。

传说在远古时期的中原大地上，曾发生过一场战争，北方部族的首领黄帝打败了南方的蚩尤，统一了华夏。后来的《史记》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蚩尤氏头有角，与黄帝斗，以角抵人，今冀州为蚩尤戏。”这个“蚩尤戏”，也称“角抵”，既是戏曲艺术的雏形，也是杂技、武术的雏形，产生在大运河沿岸的河北一带。

大运河过山东德州，向北的第一站就是著名的“杂技之乡”——河北吴桥。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话：“上至九十九，下到刚会走，吴桥耍杂技，人人会一手。”说起吴桥杂技，不仅是河北人的骄傲，也是中国人的自豪，海内外自古就有“没有吴桥不成班”的说法。时至今日，尽管诞生在这里的“蚩尤戏”早已成为久远的传说，但依旧可以在这杂技之乡，发现它们血脉相通的印记。至今，在吴桥的技艺中，还依稀可以看到早期“绝技”和“故事”杂糅共生的痕迹。“扁担戏”中就残留着这样一种古朴的风格——代代艺人把很多简单的事物变成绝

技，而这绝技后面是一种挑战常规，苦中作乐的性格。可以说，所有的杂技人在向极限冲刺的过程中，共同演绎了一台大戏，创造了一个角色——一个智勇双全豁达乐观、历经苦难笑看人生的挑战者的角色。

大运河出山东，经河北，过天津，就到了北京城，这曾经是过去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。而天津是这条水道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码头。

天津城的一边是首都北京，另一边则是通往世界的大海，于是，古今中外，各色的风情熔铸成了这座城市。自古以来，天津就被称为“戏码头”，多如牛毛的戏班穿梭往复在三江五湖、九行八座之间。过去梨园行有句老话：“北京学戏，天津唱红，上海挣钱。”据说，旧时京城出去的演员才被认为正宗，而这正宗的京角只有到上海演出，才有可能在个把月里，挣出一套天子脚下的体面宅院。而这条名利双收的路上，天津是最难的一道关。大大小小的戏班几乎都有一个共识——天津的戏最难唱，因为天津的观众最懂戏，要求也最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历史上大小几百个剧种，几乎没有一个出在天津，可就是在这里，却成了梨园行能否“成角儿”最重要的地方。究其原因，最主要是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它是南北运河交汇之所，自明清以来，这里漕运发达，千帆云集，南北两地最好的戏班，无论北上还是南下，天津是必经之地，好角儿看多了，眼光自然就高了。

而在北京，被称为“海子”的什刹海、积水潭是京杭运河的终点。自元朝起，水面浩瀚的什刹海北岸一带，就已经形成了热闹繁华的商业集市。到了民国年间，虽然水域面积缩小，但夹堤杨柳，盈水荷花的什刹海，却能在消夏四胜中胜出，还是得益于京剧演员的频频光临。据历史资料显示，在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对面，每年都照例要搭起可容三四百人的杂耍棚子。前场吹拉弹唱，后场大锣大鼓地上演京剧。名演员如杨小楼、王瑶卿、梅兰芳、程砚秋、谭小培、筱翠花等，每于演戏之余，信步游赏。没有堂会的机会，他们也常从南城驱车而来，小做盘桓。一般百姓偶见其庐山面目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名伶的身影都会引起市民的欢呼，京剧艺术受欢迎程度之热烈，亦由此可见。

由南至北，河边弦歌不辍。在古老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之中，大运河无疑是中国戏曲“水路传播”的活化石，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，提供了戏曲繁荣的物质基础，奠定了运河沿岸“百花齐放”的戏曲面貌，无愧于“一条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血脉”。